

T H E D A Y O F C O M I N G

当生与死被摆在等号的两端，选择，已不具任何意义

来临之日

上

欧阳乾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来临之日



来临之日^①

欧阳乾◎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上古遗骸	004
第二章 永生之路	025
第三章 人类始祖	049
第四章 盘古暴走	067
第五章 地球往事	097
第六章 兽人军团	138
第七章 五芒杀戮	174
第八章 国际交锋	208
第九章 死灰复燃	231
第十章 单刀赴会	261

第十一章	终极之战	283
第十二章	黑域爆发	317
第十三章	未知恐慌	348
第十四章	灵体实验	380
第十五章	彼岸世界	411
第十六章	逃出P-63	441
第十七章	存疑之人	474
第十八章	无妄之灾	507
第十九章	烧脑假设	539
第二十章	无一幸免	570
第二十一章	完美计划	600

楔 子

西汉，元帝永光元年，确切地说，是公元前43年的某一天，一支零散的匈奴骑兵小队艰难地行进在西伯利亚的冰原之上。

他们已经在这里跋涉了五天，身上所携带的干粮也已经耗尽，而在这片冰寒的地带上，根本没有猎物可打。风雪越来越肆虐，几乎像刀子一样钻透他们赖以御寒的羊皮衣物，胯下马匹的脖颈上也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冻霜。

骑兵的小队长木阿朵不止一次动过勒马返程的念头，但匈奴正值崛起之时，军令森严，如果他们抓不到逃脱的俘虏，回去以后都要被处死。但如果抓到了，木阿朵将荣升为百夫长，这个头衔足以光耀他的部族。

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木阿朵带领着骑兵小队不断深入冰原腹地，直到进入了“纳呼查”。“纳呼查”在匈奴语里的意思是“死亡禁区”，这里寒风肆虐，冰封万里，是一片永久性冻土地带，进入其中便意味着死亡。木阿朵有些不相信，他们一直追踪的那个汉人俘虏，竟然拖着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程。

那个汉人俘虏是他们在与中原的一次小规模战役中俘获的，并且已

经被赐予了单于的女儿做奴隶。拥有一个汉人身份的奴隶，是身为皇族的象征。但没想到，那个汉人俘虏竟然趁看守他的警卫松懈，从俘虏营里逃了出去。为了与中原交战，他们在南部设有流动的军事封锁线，那个汉人俘虏为了逃生，一路北上。

木阿朵之前见过那个汉人俘虏一次，由于语言不通，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别人都叫他翎羽。翎羽在逃脱之后，单于很生气，看守翎羽的两名警卫被处以死刑，然后将翎羽追回的任务就落在了木阿朵的身上。对于匈奴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俘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了整个部族的荣誉。

匈奴人是天生的追踪高手，木阿朵带领一支七人组成的骑兵队，循着翎羽的踪迹一直追踪到了他们从未踏足过的西伯利亚腹地。翎羽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求生意志不止一次让木阿朵感到惊叹，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补给、没有马匹，甚至连御寒的衣物都没有的人，怎么能在冰原上长途奔袭这么多天。他断定，翎羽已经到了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极限。

木阿朵估计得没错，衣衫褴褛的翎羽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他已经连续数天没有进食，身上全是冻伤，脚下的鞋子早就磨破扔掉了，只草草地用碎布包裹了起来。那些碎布已经和他脚底的冻疮冻在了一起，每走一步都感到钻心的疼。到后来，连这种疼痛感都消失了，两条腿像是木头一样，只是凭着本能摆动。

翎羽终于支撑不下去了，一头栽倒在了雪地上。他已经到了身体的极限，活着比死了更难受。他知道追兵将至，甚至能听到从风雪里传来的马铃声。就这样吧，他在心里放弃了抵抗，静静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温热的呵气融化了他面前的雪，处在恍惚状态的翎羽好像看到下面闪过一抹亮色。他扒开面前的雪，看到雪层下面是透明的冰层，冰层里埋着一块巨大的菱形冰晶，他刚才看到的那一抹亮色，就是冰晶上的淡

红色暗纹。那暗纹像是烙印在上面一样，如同锁链一样缠绕着整块冰晶。而在冰晶中心处，又有了一枚指甲般大小的淡蓝色冰珠。

正讶异间，翎羽身体周边的雪忽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荡开了，这股力量像一条大蟒般绕着他的身体徘徊一圈，又猛地钻入了他的体内。翎羽的整个身体都弓了起来，全身的骨骼都因为剧烈的挤压而咔咔作响。在那一瞬间，他仿佛穿过了冰原，穿过了整个西伯利亚，穿过了深邃的浩瀚星河，直至看到了广袤宇宙的无限边缘。

风雪忽然狂暴了起来。木阿朵率队驱驰，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他唿哨了一声，抽出马刀，向那人影驰去。终于追到了，木阿朵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只需要斩下俘虏的首级交回去，他就算完成了任务。

那人影非但不跑，相反却朝着木阿朵冲了过来。电光石火般错身而过后，木阿朵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景物在他的视野里颠倒了过来。他脑中掠过了最后一个念头：原来自己的首级在别人的手里。

一只体格硕大、毛发丛生、模样如狼人一般的生物拎着木阿朵的脑袋出现在了其他匈奴骑兵的面前。这些骑兵大惊失色，他们胯下的马匹出于恐惧的本能，纷纷往后退了两步。“狼人”一声狂啸，如同裂帛，震人心肺。

西伯利亚的风雪里，多了一丝血腥的味道。

第一章 上古遗骸

2037年，郊外，一处废弃的仓库里。

北风骤起，天气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雨的样子。比这天气更阴沉的，是弥漫在仓库里紧张的气氛。两拨人一共有三十来个，分立两旁，剑拔弩张地对峙着。他们手里都抄着家伙，有砍刀、锁链、管叉之类，其中一个光头文身的汉子揣着裤兜，里面鼓鼓囊囊的，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里面藏着一把手枪。

两派的老大就坐在中间，围着一张破桌子，皮笑肉不笑地寒暄着。

“邱哥，你们‘刀枪炮’现在真是名声在外啊，尤其是在长沙做的那一单，把‘湘淮三虎’全都砍废了，现在外面道上混的，谁不知道你邱大军的名号啊？”一个留着摇滚歌手般长发的后生一边说着，一边递过去了根烟。

一头短寸青皮的邱大军歪头点上香烟，深吸一口，徐徐吐出了一道烟柱：“嗨，挣口饭吃，都不容易。麻三，你现在混得也不错嘛，看看你这手下，一个个精神得。”

麻三嘿嘿一笑，露出后牙槽上的一颗金牙：“邱哥，你是混到口饭吃了，也不能把兄弟们都逼得没饭吃啊。”

“这话怎么说的？”邱大军歪着头，斜睨着他。

“非要挑明了说吗？要挑明了，恐怕连兄弟都没得做。”

邱大军皮笑肉不笑：“谁跟你是兄弟。”

站在麻三后面的一个小弟忍不住骂道：“姓邱的，不就仗着你那点儿关系吗？找了个保护伞，还以为谁都怕你了！信不信今天就在这废了你！”

“都给我消停点儿！”麻三转头怒喝了一声，接着又换了一副面孔对邱大军道，“邱哥，底下的小弟不懂事，你别见怪。”

“小弟不懂事，当老大的也不懂事？”邱大军冷笑一声，“麻三，把我约到这里来，荒郊野外的，你想干什么？”

“嗨，这不图个说话方便吗？邱哥，我就明说了，华旗的场子一直是咱们罩着的，现在一点儿知会也没有就被‘刀枪炮’给吃了，这不合道上规矩吧？”

“规矩？谁定的规矩？规矩就是谁有实力谁说话。”

“邱哥，你要这样，咱就没法谈了。”

“没法谈，那就不谈了！”邱大军一脚踢翻了两人中间的破桌子，冷眼看着他。

这一下如同点燃了导火索，双方人马“哗”地一下摆出了架势，随时准备动手。那个光头文身的汉子眼中闪过一丝阴鸷，裤兜里面的家伙顶了起来，只待老大一声令下，他就开火。

麻三脸上的笑意也消失了，冷冷地看着邱大军。他眯着眼睛，握着的拳头逐渐张开，那是一个信号，一个给手下先发制人的信号。只待他的手掌完全张开，枪声乍起，邱大军的身上就会多出几个血洞。

“咣当”一声，破旧的仓库顶棚上忽然被掀开了一个洞，一个穿着得体、身材健硕的中年男人凭空跳了下来，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目光冷

峻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所有人，麻三惊问道：“你是谁？”

“我要找一个人。”男人低沉地说道。

“找个屁啊，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儿？”一个小弟过去就推搡他，结果被他一把扼住了咽喉，面皮迅速由青发紫，眼看就不行了。男人眼中精光暴涨，须发皆张，两颗尖锐的犬齿显露了出来：“是不是只有变成死人，你们才会安静地回答问题？”

这模样吓住了麻三，他大叫道：“开枪！开枪！”

“砰！砰！”光头文身的汉子掏出枪连开两发，男人在空中信手一抓，接着慢慢摊开了手掌，在缕缕白烟中，摊开掌心里赫然是两枚已经变形的弹头。这一下让所有人瞠目结舌，要知道这五四式手枪贯穿力极大，威力极强，是黑道分子的最爱，称之为“大黑星”，在距离不超过二十米的情况下，穿透防弹衣没有任何压力。而如今这男人只是信手一抓，竟然就把弹头握在了手心里，到底是人是鬼？

麻三和邱大军几乎同时发出了指令：“砍死他！”

三分钟后，仓库里安静了下来，只有人微弱、痛苦的呻吟声，地上和墙壁上都是喷溅的血渍和散乱的残躯。麻三的大脑早已经和身体分了家，挂在一根从顶棚垂下来的钩子上，大睁着眼睛。男人在邱大军的面前蹲了下来，帮他把小腹处流出来的肠子塞回去，面无表情地说：“回答我的问题，我帮你叫救护车，十分钟内赶来的话，你还有救。”

“你问……”邱大军虚弱且惊恐地答道，早已经没了当初飞扬跋扈的样子。

“林宇风，听过这个名字吗？”

“听过……”

“他是不是‘刀枪炮’的人？”

“是……”

“他是哪个？”男人转过头去，打量地上那些残躯的躯体。

“他……他不在这儿。我们在长沙做的案子栽了，上头管我们要人，林宇风抽到了黑签，出去顶罪……”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两年多了……”

“他关在哪个监狱？”

“这我真不知道。我不是不怕死，我是真的不知道啊……”邱大军说着，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了下来。

男人从地上捡起一只手机，拨通120扔在了邱大军的身上，说：“忘了今天看到的一切，不要提起任何关于我的事情，否则，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半个月前。

沱沱河当曲段流域出现了罕见的河道淤塞情况，这是自有人类文明记载开始便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进入夏季的后半段，水位应该暴涨才对，这里的水位却在持续下降，突破了历史新低，造成了好几艘南下船只的搁浅。

这个反常的情况让西北水文局当曲水文站的站长宋伟哲十分纳闷，他在这里监测了十几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邪门的情况。那天，他带着站里的几名技术骨干赶到了淤塞的河段，却发现镇长带着三十多名年轻后生，光脚踏在泥水里，正拿着镐把、铁锹等工具在河底挖着。

宋伟哲急得大喊：“老多嘎，你这是干啥呢？”

镇长多嘎宁布从泥水里抬起了头，他是个藏人，五六十岁的年纪，面皮跟胸膛一样都被高原上的太阳晒得通红。他用胳膊抹着头上的汗水，

喊道：“宋站长，你来得刚好嘛。这河道底下，有东西嘛。”

“有什么东西啊？”宋伟哲叫道，“谁让你们随意破坏河道的？”这样是会有大麻烦的！”

“没有麻烦，没有麻烦，这下面有麻烦！”多嘎宁布招手道，“宋站长，你自己下来看嘛。”

宋伟哲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脱了鞋，一脚跳进了泥泞的河道里。多嘎宁布道：“宋站长，你知道水都跑到哪里去了吗？”

“哪去了？”宋伟哲皱着眉头问道。

多嘎宁布朝下指了指，神秘地道：“都跑到地下去了嘛。”

“什么？跑到地下去了？”

“可不是嘛，这河道下面出现了一个大家伙，把水全都吸下去了，要命的嘞！宋站长你看一下。”

要在平时，宋伟哲肯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可这次情况特殊，再加上多嘎宁布曾经上过区里的电大，在镇上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不会没事就信口开河。他将信将疑地走到那群后生正在挖掘的地方，看到河道底下的淤泥已经被清了出来，挖了一个深度约有五六米的漏斗形的深洞。一个后生拄着锹，气喘吁吁地说：“宋站长，挖到下面，就再也挖不动了。”

“下面有啥？”

“你看看。”

后生递过来一个手电，宋伟哲打起强光朝下面照去，只见黑漆漆的洞底不见了泥土，取而代之的却是某种坚硬平滑的东西。宋伟哲不由问道：“这是什么？”

“我们刚才拿绳子吊着一个小鬼下去看了，他也说不好那玩意儿是什么，只是觉得摸起来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

“他说，好像是块骨头。”后生噤着说。

骨头？宋伟哲哑然失笑。这沱沱河成形于三叠纪末期的印支造山运动，少说也有几千万年了，能有什么骨头保存到现在？就算真有骨头，也应该是化石吧。

“你确定是骨头没错？”宋伟哲又追问了一句。

“那小鬼说……是骨头。”后生迟疑着答道。

听到这犹豫但肯定的回答，宋伟哲皱起了眉头。他预感到，事情可能比他想象的更为复杂。

喜马拉雅山脉，卓穷峰。

寒风肆虐地刮着，夹杂着地上的雪花，即使戴着护目镜也觉得天地一片苍白。这样的地理环境最容易让人产生“雪盲”。救援队的几名队员们早已不辨方向，他们能够依赖的只有手中的指南针。

救援队的队长宋伟哲走在最前头，暗自咒骂着这恶劣的鬼天气。他从事救援工作年头也不少了，但还是第一次登到这么高的地方来救人。卓穷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海拔高达7589米，地形十分险峻，不仅倾斜度高，还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冰裂缝。更要命的是那些裂缝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伪装度极强，一脚踏空就会坠落下去。宋伟哲想不通，那些烧了脑壳的登山发烧友们怎么专挑这种要命的地方？

就在两日前，一支来自欧洲国家的业余登山队挑战了卓穷峰，也不知道是他们技术太糙还是神经太大条，等下了山才发现少了两名队员。这时候宋伟哲和他的救援队就派上用场了，擦了这么多年的屁股，宋伟哲觉得他们的救援队可以完爆任何一支专业的登山队。

风越吹越大，夹着大雪片子直扑护目镜，就算知道没事都有些睁

不开眼。副手拉了一下走在最前面的宋伟哲，大声说着什么。风雪太大，宋伟哲听不清楚，便把耳朵靠了过去：“你说什么？”

“小林掉进冰裂缝了！”

这一句他可是听得清楚了，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小林是他们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经验也最少，为了保护他才让他走在队伍的末尾，没想到却发生了这种意外。宋伟哲急忙掉头，看到后面果然出现了一个冰裂缝的洞口，应该是小林偏离了队伍路线，一脚踩空掉了下去。其他队员正在准备固定绳索，下去援救。

“小林，小林，你怎么样？”宋伟哲对着高频率对讲机呼叫道，可对讲机里除了“刺刺啦啦”的信号干扰声以外，什么都没有。

宋伟哲的心往下一沉，拿手电往下面照了照，只见那洞里漆黑一片，深不见底，像是怪兽张开的深喉。

“队长……我……是小林。”对讲机里忽然传来了小林的声音。

宋伟哲大喜，急忙问道：“小林，你情况怎么样？”

“应该是摔断了一条腿，没其他的伤……”小林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但也能听出来十分痛苦，“队长，我在下面发现了那两名失踪的欧洲队员。”

宋伟哲听后，立刻带上了现场急救物品，顺着绳索进入了冰裂缝。这道冰裂缝有三十多米深，两壁光滑如镜，不知成形于何时。宋伟哲下到洞底，发现下面是一个天然空洞，竟如同一个大房间一般。

宋伟哲找到了小林，也找到了那两名失踪的欧洲队员。小林摔下来的时候，幸亏是砸在了一名欧洲队员的身上，否则就不是摔断腿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而那两名欧洲队员脸色苍白，身体僵硬，早已是死去多时了。

想必，他们在两天前掉下这道冰裂缝的时候，就已经命丧黄泉。

宋伟哲感觉很可惜，这样两条年轻的生命就永远地葬没在了雪山深处。但这样的事情他见得多了，也未有太大的心理波动。他让队员把小林以及两名欧洲人的尸体拉上去，自己则在洞底盘桓了一会儿。洞底的冰壁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了类似石英般通透的颜色，他拿手敲了敲，回音沉闷铿锵，依据经验判断，这应该是一处永久冰封层。

所谓永久冰封层，是从喜马拉雅山脉诞生之际就已经形成的冰封层，具体有多少万年已不可考。吸引他在此处流连的原因，却是其它方位的冰壁都是通透的颜色，而只有一面冰壁，呈现出一种不一样的暗黄。

他极目看去，终于发现了颜色不一样的原因，原来是这里的冰层里面包裹了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东西，在手电灯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暗黄的颜色。永久性冰封层都是一次成型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里面至少已经被封冻了上千万年。而从它本身具有一定规则的形状来看，显然并非自然的产物。

在这庞然大物前，宋伟哲伫立许久，仿佛有一种自然的伟力吸引着，他进入了沉思。直到对讲机响了起来，才把他的思绪拉回现实。

“宋队，宋队，你那里情况怎么样？”是副队的声音。

“副队，副队，我很好——”宋伟哲咽了一口唾沫，道，“你通知科考队，让他们迅速派人上来，喜马拉雅山脉卓穷峰中段，坐标为东经86.6度，北纬35.9度，就说我在这里发现了……无法描述的东西。”

科考队达到现场经过简单的勘察后，气氛陡然发生了转变，他们通知上级封锁了喜马拉雅山脉卓穷峰段，实施秘密破冰发掘工作。同时宋伟哲得到命令，要他告知救援队全体队员，不要将这里的事情对外界泄露一句。

富有经验的宋伟哲知道，这已经上升到了“一级戒备”的程度。他

本来以为自己发现的只是类似史前遗迹之类的东西，看样子，这个东西的神秘性远超他的预想。

科考队立刻投入了工作，从破冰到挖掘，再到把那个“无法描述的东西”运输回地面实验室，整整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宋伟哲虽然没有参与发掘工作，但盘桓在他心里的疑虑一直消弭不下去，为此，他向上级连续打了两次报告，要求亲眼看一看神秘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经过上级批复后，宋伟哲终于可以以“第一发现人”的名义前往西北实验基地参观。

在实验基地内，接待他的是女研究员常琳。常琳虽然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年纪，但五官间依然隐隐流露出年轻时的魅力，细细品去颇有几分韵味。宋伟哲却对她萌生不出任何好感，因为这个女人自始至终都挂着一副冷酷的知性面孔，看到她，宋伟哲就想起卓穷峰上的风。

宋伟哲办了相关手续，换了一身消毒服，跟着常琳来到了存放他发现的那个“无法描述的东西”的实验室。在实验室门前，守卫着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警，除此外，进入实验室还要输入指纹才能打开门禁。这一切都在表明它的高度绝密性。

实验室的门缓缓地开启了，那个庞然大物完完全全地呈现在了宋伟哲的眼前，泛着一股他初见之时的暗黄色。它的大小相当于半节火车厢，占据了实验室里百分之八十的空间，让人一靠近，心中就生出一股天然的压迫感。

宋伟哲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感慨：“我操……”

常琳在一边介绍道：“此物大体呈圆柱形，全长17.6米，末端半径6.8米，表面有不规则凹痕。中间略细，两端有凸起，整体质量达5600千克。”

宋伟哲对这些数字没有概念，他直接问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常琳道：“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这是一块骨头。”